



大会

第五十三届会议

第一委员会

第16次会议

1998年10月17日,星期二,下午3时举行
纽约

正式记录

主席: 梅尼尔先生.....(比利时)

下午3时开会

议程项目63至80(续)

关于各项目的专题讨论;介绍和审议在所有项目下提交的所有决议草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昨天,我请各代表团使用去年的分组方法作为预定在委员会本阶段举行的今后六次会议上专题讨论和介绍决议草案的非正式指导方针。关于委员会的指导方针,我今天分发了一份非正式文件,将今年提交的决议草案分组。

我还要再次强调,我并不是提出一个讨论或介绍决议草案的正式结构。在我们工作的这一第二阶段期间,任何代表团可在任何时候讨论任何项目或介绍任何决议草案。

关于为我们工作下一阶段第一部分所提出的决议草案分组,以及就所有决议草案采取的行动,我请各代表团将我今天分发的文件当作主席的初步建议。我请各代表团尽快向其各自地区的主席团成员提出它们对分组的意见,这样我就能够考虑这些意见,以便在10月29日、星期四下午正式提交分组文件。

关于我于10月22日分发的关于重新安排议程项目的主席非正式文件,我建议,委员会于10月29日星期四在其下午正式会议休会后举行非正式会议。我期待得到关于三个议题——是否应有标题题目;其措辞;以及标题下的议程项目——的评论。

我现在请委员会秘书就各决议草案的情况说几句话。

林国炯先生(委员会秘书)(以英语发言):在星期五之前提交的差不多所有决议草案现可得到;决议草案A/C.1/53/L.14、L.15、L.16、L.47和L.48现摆在文件柜台上。只有三项决议草案待发:A/C.1/53/L.45、L.49和L.50。这三项决议草案明天上午可索取。

主席(以英语发言):由于没有代表团愿就工作安排发言,我请发言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者、爱尔兰代表发言,介绍决议草案A/C.1/53/L.48。

麦可菲希恩布海尔先生(爱尔兰)(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贝宁、博茨瓦纳、巴西、喀麦隆、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危地马拉、爱尔兰、莱索托、利比里亚、马来西亚、马里、墨西哥、新西兰、尼日利亚、秘鲁、索马里、斯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南非、斯威士兰、瑞典、泰国、多哥、乌拉圭和委内瑞拉介绍题为“建立一个无核武器世界:需要一个新议程”的决议草案A/C.1/53/L.48。

这项决议草案的目的是恢复我们处理核裁军议程的方法。其用意是将国际社会动员起来,采取共同行动以一劳永逸地消除这些武器。聚集在大会的联合国全体会员国有特权和义务审查对人类如此重要的问题并表达国际社会对这些问题的意愿。

实施该草案所载的建议将对核武器国家、对那些没有同国际社会一道放弃研制核武器选择的国家以及

98-86211 (c)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代表团的成员一人署名,在会议举行后一个月内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78室)。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对有责任建立一个多边、非歧视性以及普遍的无核武器世界制度的整个国际社会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该决议草案提出了一项议程,或议程的轮廓,但是并不是要取代摆在委员会面前的关于核裁军的其他决议草案。该草案提出了一个前进的方向,但这取决于核武器国家明确表示致力于从新的角度履行它们对核裁军的责任,即迅速和完全消除其各自核武库。草案要求这些国家表明这种承诺。没有这种承诺,我们就面临核武器持续存在和无限期保留的可能。

决议草案提出了一个议程,如果国际社会要认真地处理消除核武器的问题,就能够广泛地并且必须审议这个议程。该议程着重于利用现有机制和方法的需要。它提供了双边和多边方法之间的平衡,而这两种方法都能并且必须为追求和实现核裁军作出贡献。

遵循本决议草案中所提出的方法所产生的结果将是决定性的。这些武器将迅速地被降为不合时代的事物,只要销毁这些武器的进程需要在核武器国家之间详细制定的安全条件下谨慎地处理,它们就仍然是一个威胁。

将在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世界中仍然是人们关切的问题的扩散威胁将因此得到缓和。

今年早些时候我们大家认识到无视迅速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紧迫性的后果。让这些事件成为我们大家现在共同采取行动的催化剂。该决议草案提出了一项行动计划的概要。象任何计划一样,其细节可以改动。时间表可以确定。新的、替代的方法可以审查。我们能够做所有这些事情。虽然,在核武器国家表示明确的承诺迅速和彻底销毁其核武库,接着进行一轮新的谈判(这些谈判是导致核裁军进程的首要 and 组成部分)之前,我们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在该决议草案中,提案国提出了一项以现存的、对核武器国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为基础的合理建议,试图确保最后推动实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第 6 条规定,从而使国际社会能够实现整个《条约》的目标。

我愿答复一些代表团对该决议草案提出的一些批评。有人声称,提案国所作的发言表明,它们不准备考虑作一些修改,以使决议草案可被接受。作为一种反应,自

1998 年 6 月 9 日关于核裁军的联合部长级宣言(A/53/138)以来努力制定一项将得到国际社会充分支持的决议草案的提案国与所有愿意同它们一起工作的代表团进行了对话,许多代表团参加了这种对话。提案国因此修改了原始文本中的许多段落,以顾及各代表团的关切。提案国邀请五个核武器国家就此文本进行了对话。

有人争辩说,该草案文提出了危险的新概念,例如具有核武器能力国家。作为反应,部长们在 1998 年 6 月 9 日的联合宣言中具体谈到这一措辞所涉及的国家,即以色列、印度和巴基斯坦。然而,为了进一步避免任何可能的误解,提案国将具有核武器能力的提法移到国家后面,以免产生任何暗示,即提案国企图制造具有核武器能力国家的新地位。因此,该草案文在序言部分第六段读作:“那些具有核武器能力并且仍未加入《不扩散条约》的国家”。现在只有三个这样的非《不扩散条约》国家。

有人进一步争辩说,该草案文以一种可能预先判断谈判的方式重新系统地阐述关于可裂变材料停产条约的商定措辞,从而造成特别的破坏。作为答复,我愿说,该决议草案的初期草案为可裂变材料条约使用了一种一般性的、并且不可能被误解的方法,因为在以协商一致方式形式的裁军谈判会议中对这些条约的谈判授权有一种共识。然而,由于一些代表团喜欢充分授权的案文,因此决议草案案文作了相应的修改。

有人争辩说,在国际社会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试验表示严重关切的时候,决议草案没有提到它们,因此给印度和巴基斯坦提供了支持和安慰;决议草案奖赏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试验;决议草案不符合安全理事会第 1172(1998)号决议。

对此作出的答复是,在委员会面前有另一项具体关于核试验的决议草案。我们的决议草案源自在最近的试验之前早就拟订好的联合部长级声明。

决议草案的目标是普遍的。它们是前瞻性的,并且在过去和在最近发生核试验之后一样重要。这是一项关于新议程的建议,而不是对某些国家采取的行动作出的反应。提案国的目的是侧重于现在需要采取的行动。然而,最近的试验提高了立即采取行动消除核武器的紧迫性。

有人争辩说,该决议草案并没有承认那些没有履行《不扩散条约》义务的缔约国所构成的威胁。对这种说法的答复是,该决议草案是要求制定一个议程。摆在大会全体会议面前的关于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的报告决议草案(A/C.1/53/L.18)涉及关于履行根据《不扩散条约》第 2 和第 3 条承担的义务方面达成的保障措施协定的执行情况的问题。也向安全理事会通报了关于扩散的问题。

有人争辩说,该草案含蓄地拒绝在 1995 年《不扩散条约》审查和延期会议上商定的原则和目标中所载的议程,因此也有可能损害国际不扩散制度。

《不扩散条约》1995 年审查和延期会议提出的议程包括通过谈判拟订后来达成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试条约》);即将开始的裂变条约谈判;以及也正在审议中的消极安全保证。我们的草案要求在适当时候签署或批准第一个段落,即第 10 段;决心寻求第二个段落,即第 12 段;以及结束关于第三个段落,即第 17 段的谈判。

该决议草案的目标是重新追求核裁军,根据《不扩散条约》的原则和宗旨以及根据该条约缔约国所通过的决定或决议分阶段实现的核裁军。在执行部分第 15 段,决议草案强调了在 1995 年审查和延期会议上提出的议程和审查进程的重要性。整个决议草案充满了提案国对《不扩散条约》及其充分执行的明确承诺。

有人争辩说,需要对该决议草案投反对票,以便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即可能破坏全球性不扩散制度的倡议是不能接受的。作为答复,我愿说,决议草案的提案国、代表《不扩散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的代表团在这里采取行动以保护《不扩散条约》,包括其不扩散规定。这一议程是一个方法,如果所有代表团采用这个方法,它将加强这些规定。

我的发言稿正在分发,附带一份对决议草案逐段解释的说明。

最后,我要代表决议草案提案国重申,我们正与许多国家对话,我们请其他国家与我们联系,以使它们的关切能够得到考虑。

帕蒂雷杰先生(波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由于我是第一次在第一委员会上发言,请允许我祝贺你极为出色地担任主席并及时开始我们的审议工作。我保证,在审议工作的这一极为重要的最后阶段充分支持你的工作。

我有幸介绍决议草案 A/C.1/53/L.38/Rev.1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以及销毁这些武器的公约执行情况”。该草案的提案国为加拿大和波兰。

上星期对最初的决议草案进行了有所有感兴趣代表团参加的短而激烈的不限成员名额、私下的磋商。大多数代表团完全支持最初的草案。然而,一些代表团在对草案表示一般性支持的同时,要求进行更多的磋商并提出了一些改动。

在 10 月 23 日举行了一次有许多代表团参加的非正式不限成员名额会议,随后进行了一系列个别磋商。向秘书处提交的草案是这些会议和广泛磋商的结果。

今年的决议草案以去年未经表决通过的决议为基础。然而,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决议草案的标题第一次变成“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以及销毁这些武器的公约的执行情况”。我们不再讨论“公约”的状况。这一改变意味着,决议草案第一次完全着重于《化学武器公约》的执行情况问题。决议草案的新特点反映在其执行部分。

我必须强调,拟订一项将得到多数代表团(如果不是所有代表团)支持的决议草案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第一,《化学武器公约》已经得到执行,但只有 18 个月。尽管许多任务已经完成,我们在执行《公约》的所有规定方面正获得越来越多的经验,但经验仍然有限。

第二,显然需要反映整个执行情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指出执行中所产生的一些具体情况或问题,而是试图强调《条约》所有规定的重要性。因此,草案重申了去年决议的所有重要内容,因为这些内容对《化学武器公约》的成功仍然至关重要。决议草案的序言部分保持原样。在第 5 段中,大会将强调“公约必须得到普遍加入,并吁请所有尚未这样做的国家毫不迟疑地加入成为缔约国”。在第 6 段中,大会将强调“所有拥有化

学武器、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或化学武器研制设施的国家,包括以前曾申报的拥有国,都成为《化学武器公约》的缔约国,是很重要的”,并欢迎这方面的进展。

在第 4 段中,敦促所有缔约国“充分和及时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并支持该组织[禁止化学组织]进行的执行活动”。

与此同时,决议草案包括反映执行活动新状况的新措词;在第一段中,大会将满意地注意到“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为实现该公约的目标和宗旨及确保其各项条款包括那些关于国际核实遵守公约情况的条款获得充分执行和为缔约国间的协商与合作提供一个论坛而在进行的工作”。

在第 2 段中,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在核实公约所有条款获得遵守以及促进及时、有效实现其各项目标”的重要性将得到强调。我必须强调,第 1 和第 2 段中的新措词完全来自《公约》,具体地说,来自第 1 段第 8 款。

与此同时,决议草案将欢迎联合国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进行的新的合作,并鼓励为缔结联合国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之间关系协定而作出的努力。

我们决定仍然是关于《化学武器公约》的执行情况的决议草案的唯一提案国。正如已经强调的,本决议草案非常简短和简洁;增加任何内容将损害现有的平衡。《化学武器公约》有 120 个缔约国。有限的提案国数目将意味着,只有那些赞成该草案的缔约国才是其提案国。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在今后几年使成为《化学武器公约》的缔约国的所有国家成为共同提案国。

我谨代表加拿大和波兰表示希望,正如去年的决议草案一样,该决议草案将不经表决通过。

我愿强调参加磋商,尤其是最后仔细调整的所有代表团的良好气氛、极为积极的态度和方法。这种积极的气氛和本着合作的精神工作的意愿超越了国家和集团立场,并为迅速完成起草工作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我要突出强调在最近磋商中所作的一些改动。在第 2 段中间删除了“所有”一词,因为强调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不核查《公约》的所有条款的遵守情况,因为并

不是所有条款都是可核查的。此外,正如我所说的,第 1 和第 2 段完全反映了《公约》文本,“所有”并没有出现在第 1 段第 8 款中。

在第 7 段结尾加了新措词:“根据《公约》”。

我希望所作的改动将使经修改的决议草案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

皮尔逊先生(新西兰)(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墨西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介绍题为“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决议草案 A/C.1/53/L.11。

两年前,《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禁试条约)被大会通过并开放供签署。今天有 150 个签署国,其中 21 个已批准。签署国中有 5 个核武器国家,批准国中有联合王国和法国。

《全面禁试条约》筹备委员会及其临时技术性秘书处现已设立,并在建立全球核查制度方面正取得良好进展。从本届会议早些时候所作的各国发言中可清楚地看到,《条约》得到最广泛的支持。

尽管大会去年没有就《条约》的执行情况发表任何声明,但大会同意将该项目列入我们的议程。提案国认为,第一委员会今年应该表示它意识到《条约》已得到国际支持和承诺的程度,并鼓励必要的持续承诺和支持,以使条约《条约》生效;因此提出这项决议草案。

本决议草案是直接了当的。它只有一个实际的焦点:鼓励进一步签署和批准《条约》,以促进其早日生效和实现普遍遵守。简言之,三个提案国希望,这是一项将赢得委员会全体成员支持的决议草案。不经表决通过该决议草案将是委员会能够为《全面禁试条约》生效的势头和永久地结束《条约》所禁止的核试验作出的最好贡献。

恩克赫赛汗先生(蒙古)(以英语发言):在第一委员会工作的这一第二阶段——专题讨论,我国代表团要促进一个它认为非常重要的议题,即促进核裁军和包括小国在内的个别国家的作用。

正如我在先前的发言中指出,促进裁军和国际安全不是大国和强国的专利。大、中、小国家的作用不应被低估。在裁军和建立信任进程中,它们正在集体地、

或个别地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一个这样的领域当然是核裁军。尽管这些国家不拥有核武器,但它们能够集体地或个别地在促进核裁军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因此,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应该以一切方式支持和鼓励它们。

今天,作为《南极条约》、《拉罗通加条约》、《曼谷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和《佩林达巴条约》的结果,一半以上的世界被正在运作和出现的无核武器区的网络所覆盖。应该本着 1995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审查和延长会议的决定的精神以一切方法进一步鼓励建立更多无核武器区的积极的机会。

蒙古本着这样的精神欢迎和支持中亚国家努力在其分区域建立无核武器区,并认为最近在吉尔吉斯斯坦比其科克举行的协商会议有助于为该分区域国家和核武器国家提供了机会就该未来条约的基本内容交换意见。我们希望,中亚无核武器区将在 2000 年之前建立。铭记中东的重要性,我们认为该地区也应该变成一个无核武器区,并在建立这样一个区之前,该地区所有国家应在相互的基础上,不生产、获得或以其他方式拥有核武器,并且应该作出其他适当的承诺和朝着这个进一步方向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同样,蒙古支持在南亚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建议,当然适当地反映现实的现实。

我国代表团认为,即便建立了这些无核武器区,仍有其他一些分区域,包括在欧洲的一些分区域以及许多国家可选择建立无核武器区,或者取得其他形式的无核武器地位,当然这取决于具体的地区或分地区特点和这些以及其他有关国家的安全关切。

我国——蒙古就是一个例子。由于其地理位置,除了两个核武器国家外,蒙古不与任何第三国接壤,这带来了所有地缘政治现实和复杂情况,甚至包括这些国家的核设施安全。由于在中苏争端中完全依赖一方,蒙古与那个大国站在一起,实际上形成了反对另一个大国的前进基地,从而必然地引起来自另一个大国的政治、军事和其他形式的压力。蒙古一直面临在其领土上爆发冲突的潜在危险,蒙古自己完全不能控制这种局面。

出于那个原因,并且在为后冷战时期促进核裁军事业作出贡献的愿望的驱使下,蒙古于 1992 年宣布其领土为无核武器区。这一倡议得到广泛的国际支持,这反映

在不结盟运动第十二届首脑会议的《最后文件》中以及其两个邻国和其他核武器国家的支持中。然而,当涉及到实际建立这样一个区的问题时,迄今公认的方法似乎不完全可适用。这有许多原因。一个原因是,蒙古单枪匹马地建立这样一个区。在这一方面,蒙古事实上是一个创始国,因为没有任何国家获得单一国家无核武器地位。此外,在现阶段,核武器国家难于接受单一国家区的概念,尽管许多国家对这种区表示支持。

另一个原因是,蒙古处在两个核武器国家之间,从而直接影响其利益。

第三个原因是,蒙古的核安全无论多么重要,只是世界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今天,当蒙古与其两个邻国的关系良好和合作性时,无核武器区地位是一种额外的稳定与可预见性因素,而不是一种先发制人政策。从逻辑上讲,事实上这本身应该有助于真正和建设性的合作。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对一个象蒙古这样的小国来说,如果其全面安全得到保证,无核武器地位将更加强大。

自 1997 年夏季以来,我国代表团与有关国家就这一问题进行了磋商。在磋商期间,上述蒙古的具体特点得到所有方面的理解和承认。在这一阶段,我们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就。然而,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是我们是乐观主义者;我们认为一旦有了这种理解,有了必要的政治意志,我们将能够很快地作出某种安排,可照顾蒙古的特别需要和利益,包括加强其无核武器地位、其邻国的正当利益以及整个地区的利益和稳定。

由于我们与两个邻国享有睦邻友好关系,我们认为,我们的安排可被看作是一项保险政策,而不是一种先发制人外交的形式。这将加强我们的国际安全 and 无核武器地位。

此外,考虑到我们两个邻国不仅在本地区而且在世界上的作用和重要性,我们认为,未来安排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可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因此,它能够从长远看形成加强本分区域稳定与可预见性的重要因素的基础,甚至可能形成与东北亚、中亚或甚至可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区域论坛连接在一起的区域性安排网络的一部分。

我们认为,具有丰富经验的联合国、其有关部门和裁军中心可在这一努力中发挥积极的作用。铭记关于蒙古倡议的谈判已进入相当高级阶段,我国代表团与一些其他代表团合作,提出了决议草案 A/C.1/53/L.10,将在适当的时候在委员会提出该草案。

苏莱曼先生(尼日利亚)(以英语发言):我有幸介绍三项决议草案。

我谨代表非洲集团介绍决议草案 A/C.1/53/L.9 “禁止倾弃放射性废料”。一项类似的决议草案首次于 1988 年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期间提出。当时许多人怀疑该草案对我们工作的相关性。然而,对 1986 年切诺贝尔事件的关切导致在处理核议题、包括管理核废料方面的国际合作。

在这一方面,我们欢迎于 1997 年 9 月 5 日在维也纳通过了莫斯科核安全核保障首脑会议所建议的《废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料管理安全联合公约》。因此,我们呼吁所有国家签署并随后批准该公约,以使它尽快生效。我们还欢迎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关于核安全公约》生效,该《公约》补充并加强关于处理放射性废料的现有文书,例如非洲地区的《巴马科公约》,禁止在海洋倾弃放射性废料的《伦敦公约》,为南太平洋地区缔结的《公约》,以及原子能机构的《关于放射性废料国际越界移动的业务守则》。

决议草案的文本与往年一样,一向以协商一致的方法通过。

我还有幸再次代表非洲集团介绍决议草案 A/C.1/53/L.8 “联合国和平与裁军非洲区域中心”。

联合国和平与裁军非洲区域中心于 1986 年根据 1985 年 12 月 16 日大会第 42/151G 号决议所设立。该中心设在洛美,负责与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合作,在得到请求的情况下为会员国在该地区执行和平、军备限制和裁军措施的倡议和其他努力提供实质性支持,并负责协调根据联合国裁军方案在非洲开展区域性活动。

该中心尽管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但继续执行其任务,支持在和平、裁军、安全领域促进非洲国家之间的理解与合作的努力。

自 1992 年 7 月以来,该中心没有一位主任。因此,我们再次要求任命一名以洛美为基地的有经验的主任,得到所有必要的支持以振兴其活动。我们还呼吁会员国、以及各国际组织和基金自愿捐款,以振兴中心的活动方案。同样,我们还要感谢挪威和多哥政府以及联合国为维持该中心做出宝贵的贡献。

我们深信,象往年对类似的决议草案采取的通常做法一样,本决议草案将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

我还要代表以下提案国:阿尔及利亚、贝宁、巴西、中国、古巴、埃及、德国、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日本、缅甸、尼加拉瓜、尼日尔、巴基斯坦和南非以及尼日利亚介绍题为“联合国裁军研究金、培训和咨询服务”的决议草案 A/C.1/53/L.29。

1998 年是联合国裁军研究金、培训和咨询服务 20 周年。研究金培训方案的目标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包括提供具有裁军和与安全相关问题一般背景的年轻外交官,使他们能够在讨论裁军问题时有信心,增强他们的知识和理解,以及使他们能够在熟悉裁军谈判和审议机构的程序和做法的同时改进其谈判技巧。

在其存在的 20 年中,该方案培训了大约 500 名官员,其中大部分来自发展中国家。他们当中许多人今天在其各自政府裁军领域中担任要职。

记录还显示,一些发展中国家觉得该方案对其年轻外交官是适当的、有益的。确实,方案证明对全体会员国和联合国议程是相关的。鉴于其相关性,我们因此呼吁会员国继续给予该方案它所需要的支持和援助,以便将每年培训的研究员人数增加到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即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二届特别会议《结论文件》授权的水平。这将使课程内容和方向名符其实,并符合自方案于 1979 年设立以来一直作为其标志的高标准。

该决议草案基本上类似于往年的决议草案序言部分第三段满意地注意到,研究金方案已培训了为数可观的政府官员,这些人员是选自联合国系统内所代表的各地理区域,使他们增长更多的裁军专门知识,并更好地理解国际社会在裁军和安全领域的关切。

在其执行段中,决议草案重申了载于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结论文件》附件四中的方案有关决定,并表示赞赏会员国政府,尤其是德国和日本政府邀请 1997 和 1998 年度的学员研究裁军领域的某些活动,从而对实现研究金方案的全面目标做出贡献。

尼日利亚代表团愿借此机会表示衷心感谢秘书长和裁军事务部的不断支持。然而,需要得到所有会员国的支持,以使培训方案能够继续实现其重要目标。

决议草案的提案国希望,象往年通过类似的决议草案一样,该决议草案将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

陶维尔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代表索塔尔大使表示歉意,他本来打算今天下午发言。他被纽约某种病菌传染,暂时嗓子哑了,所以请我替他发言。

我要对爱尔兰代表作出答复,他介绍了关于一个核裁军新议程的决议草案 A/C.1/53/L.48。我们尤其仔细地注意到对该决议草案的早期案文所作的修正案。尽管这些修正案是值得欢迎的,但我必须表示遗憾,这些修正案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没有满足联合王国的关切。因此,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说,我们不能支持这一案文,我们打算对它投反对票。在我们必须提出正式的解释投票发言之前,我们想要借此机会表明我们这样做的原因,希望决议草案提案国将重新考虑。

让我简略地提出我们对决议草案的 5 项特别关切。第一,我们认为草案没有承认核武器国家对核裁军目标一再作的承诺,以及这些国家为此目标所采取的切实可行的步骤。联合王国完全致力于核裁军,并履行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第 6 条所承担的义务。我们已经表明,当确信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取得了进展,我们将保证将剩余的核武器纳入多边谈判。我们的承诺一直得到切实的表达,最近的例子是在我国战略防御审查中所采取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大幅度减少我国核威慑,以及对我国核威慑空前的透明度。

我尤其要指出我们审查工作的以下特点:总体上,联合王国将保留不到 200 枚可使用的核弹头,而以前宣布的最高限度为 300 枚;一艘执行威慑巡逻任务的三叉戟

潜水艇将只携带 48 枚弹头,而以前宣布的最高限度为 96 枚;在任何时候我国四艘三叉戟潜水艇只有一艘将执行威慑巡逻任务,该潜水艇的导弹将不瞄准目标,并且将例行地在接到通知几天后发射,而在冷战期间保持几分钟快速反应的警戒状态。

我们还公布了我国裂变材料防御储存的详细数字。我们正采取措施将我国 50%以上未受保障的钚储存置于保障措施之下。我们在 1995 年 4 月就表明,我们已停止生产这种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材料。所有在联合王国的重新加工和提炼操作将在国际保障措施下进行,从而已经有效地符合无疑是可裂变材料停产条约主要核查要求之一。

第二,该决议草案含蓄地拒绝关于实现核裁军下一步骤的议程,而该议程是《不扩散条约》在 1995 年不扩散条约审查和延期会议上以协商一致方式所商订的,并载于原则和目标文件中。我们仍然坚定地致力于这一议程,并担心象决议草案所做的那样将该议程搁置一边只会损坏国际不扩散制度。我们认为,我们能够更好地以切实可行的措施、尤其是在《不扩散条约》原则和目标中提出的措施在核裁军方面取得进展。

第一个这样的步骤,即缔结《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试条约)已经实现。我们现正在努力使该条约早日生效,联合王国已批准该公约,并期待还没有这样做的其他国家效仿。

《不扩散条约》缔约国所确定的下一步是通过谈判缔结一项可裂变材料停产条约。我们热烈欢迎早就应该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开始这种谈判,并致力于艰苦努力以确保谈判取得成功。

第三,决议草案提出了一些措施,我们在我国战备防御审查的范围内在国家基础上仔细地审查了这些措施,并得出结论,这些措施目前不符合维持可信的最低程度的核威慑。

第四,我们觉得奇怪的是,决议草案只字不提——更不要说谴责——印度和巴基斯坦最近进行的核试验。没有这样做不符合关于这些试验的安全理事会第 1172(1998)号决议。我们认为,没有这样做也损害不扩散制度。

最后,决议草案没有承认那些没有履行《不扩散条约》所规定的义务的条约缔约国所构成的威胁。

联合王国仍然愿意支持任何将为推动核裁军做出切实贡献的措施。在国家基础上,我们认为,我们在这一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多边一级,议程和优先项目已经明确。这项决议草案破坏了这个议程并损害了不扩散制度。因此,我们不能支持它,并将要求提案国考虑这些意见。

布尔戈斯夫人(法国)(以法语发言):我今天本来不算发言,但是我觉得我必须对爱尔兰代表介绍关于核裁军新议程决议草案作出答复。我饶有兴趣地、甚至怀着某种同情心听取了发言。许多著名学者、专家和重要的非政府组织一直想要知道,除 1995 年方案和在发起可裂变材料停产谈判之前,能够做些什么以避免我们近几年注意到的日益加快的裁军趋势丧失势头。

因此,我理解提出这项决议草案的原因,但是,这也许有点太快或有点太晚。我想到三个问题。第一,关于核裁军进程缺点的发言是否有依据?第二,所建议的核裁军议程是否现实?第三,提出该决议草案是否及时?我国代表团对所有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是“不”。

是否正确地评估了缺点?我不认为如此,因为这将意味着无视在全盘削减武器库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多边一级已经经过的许多阶段。关于第一点,没有人能够否认美利坚合众国和俄罗斯联邦所从事的进程的重要性。确实仍然有一些重要的阶段要执行——特别是批准《第二阶段裁武条约》和发起关于《第三阶段裁武条约》的谈判,而这两件事情今天似乎相当不确定——但是,正是因为实现这些目标至关重要,我们不应该对它们表示怀疑,从而使它们处于危险之中。

我从单边角度感兴趣地听取了联合王国代表所作的发言。我认为,我可以以同样的基调代表法国发言。我今天将不向委员会提供细节,但我认为法国多年来所作的单方面努力是真正重大的,并且需要每隔几年进行昂贵的更新,这种事情不能指望一个政府能做到。

在单边一级,我国的努力首先实现了减少核武器数目。我将不回顾这一进程的历史,但只是提醒各位成员不要忘记法国共和国总统于 1996 年宣布的决定,这些决

定导致消除我国威慑力量的陆地组成部分,并将海军和空军组成部分调整到足够水平——尽可能最低的水平。应该回顾这一点,因为爱尔兰提出的决议草案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即法国不拥有战术核武器。

接下来,因为这好象是一个时髦的话题,我愿指出自 1992 年起在国际局势发展的时候,为在不同阶段减少我们的警戒状态所作的努力,后来作了进一步的减少;最近,共和国总统宣布,法国核武器不再瞄准目标。

另一个例子不是涉及武器而是涉及可裂变材料:1992 年停止用于武器的钚生产,以及在 1996 年停止生产高度浓缩铀。这些事实是众所周知的,可以说,再次提到这些事实毫无意义,因为其他核大国也宣布停止生产。我要强调,不同之处是法国冒了采取不可逆转的措施的风险,即拆除其生产设施,这个进程现正在马尔库勒和皮埃尔拉特进行。这些是事实。

关于单方面措施,我不认为本委员会忘记了姆汝罗这个名子,这是我要举的第三个例子。今天,我国在太平洋的试验场姆汝罗已关闭。从今年 6 月 30 日至 7 月 3 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在维也纳举行了一次关于环礁岛上放射性情况的国际会议,国际社会在会上审查了自 1996 年以来所进行的研究的结果。这项研究得出结论说,残留放射性材料所造成的放射没有对人类健康或环境造成任何影响。我要突出我们的主动行动的独特性。为试验目的建造的设施已被拆除,在姆汝罗和进行的全部拆除行动将于今年完成。法国现在是不再拥有试验场的唯一核大国。

事实上,为减少武器库所作的双边和单边努力与该决议草案中暗示的缺点的说法互相矛盾。多边努力的情况也是如此。我几乎不需要回顾《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法国已签署并批准该条约,我们当然希望看到该条约生效。因此,我们希望,1999 年将可能审查局势,并加快那些已签署但仍未批准的国家以及迄今仍未同我们一起加入签署国俱乐部的国家批准。

总的来说,在多边一级,国际社会刚开始谈判以制定一项对不扩散和裁军都至关重要的多边文书,叫作裂变材料停产条约。这也许是该决议草案的一个原因。也许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一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因为这是最近的事情)以及我们所肩负的成功地进行谈判的重大

责任,我们处在一个新阶段,这改变看法并解释我国对一个新议程和该决议草案的目的的疑问,因为我们还没有用完 1995 年议程。如果缺点之说根据不足,那么议程的依据也不足,因为它无视我提出的事实,并且将所有类型的情况和方法混淆起来。该议程想当然地认为停产谈判会成功,而谈判还没有开始,并且需要作出巨大的政治和技术努力,以顾及各种立场。这个新议程将不同的情况,例如核大国所作的承诺以及具有核武器能力的国家的问题结合在一起,而不管它们是不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这个新议程试图将所谓的废除主义方法与唯一现实的渐进主义方法一致起来。

因此,建议的新议程似乎不是一个能够有效执行的切实可行的措施。

我的第三个问题是这个倡议是否及时,我国代表团的回答再次是否定的。为什么?因为尽管可以理解,不是《不扩散条约》签署国的国家可能无视 1995 年确立的议程,但在该议程正开始执行,以及停产条约谈判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条约》签署国和 1995 年决定的发起国不可掩盖该议程,甚至更糟糕的是含蓄地认为它已过时。

挑选的时间和建议的程序——一次关于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会议——都不正确。讨论这些问题的机构已经存在。对《不扩散条约》缔约国来说,已得到加强的审查进程和 2000 年会议将提供机会评估过去的成就、目前的项目和应吸取的教训。

对联合国全体会员国来说,法国所支持并认为应该在 2001 年举行的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四届特别会议将是拟定一个新议程的场合。

最后,想做得更好和进展更快是正常的。制造这样一种印象是诱人的,即由于一些人制定一个为其他人准备的替代议程,这样做是可能的。但是,如果付出的代价是破坏一个几乎普遍的协商一致意见,那么这个代价就太高了,因为是否成功还说不定。

古森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我今天真的没有打算发言,各位成员必须原谅我,如果我没有准备好讲稿,我将参考我在法国大使和联合王国代表发言时所做的一些笔记。

听取了他们就该决议草案所说的话后,我想起了莎士比亚,因为他们“异议太多”(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二场),因为该决议草案的核心内容是要求核武器国家表示明确地致力于迅速和彻底销毁各自核武器。不管他们费多大的劲,这一措辞根本不损害或拒绝他们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第 6 条所作的承诺。决议草案要求,在核武器在广岛和长崎首次爆炸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呼吁南非所承认为核武器国家的国家“明确承诺迅速彻底消除本国的核武器,并立即真诚地开展和完成将导致消除这些武器的谈判”——这是摘自国际法院法律咨询意见的措辞——“从而履行其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第 6 条承担的义务”。(A/C.1/53/L.48,第 1 段)。

我相信,联合王国代表和法国大使将同意我的说法,即目前在《不扩散条约》中的第 6 条仍未执行。这当然是无可争议的。我将很快回过头来谈这一点。

我将主要谈谈联合王国代表所说的话,我认为,他说的话在很大程度上涉及法国大使提出的问题,新议程建议的时机内容除外。

南非在某一阶段曾拥有核武器并且销毁了它们。我猜想,对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来说,时机可能永远不会真正地正确,但是我们认为,赞成这个建议的国家在决议草案中所提出的建议的时机是正确的时机。这大体上是一个看法问题。

我现在想重提联合王国代表提出的一些论点,他说,决议草案一再无视核武器国家所作的承诺。我要问他,在决议草案中,核武器国家的承诺在哪里一直被无视。当我读完决议草案,并且我认为当每一个人读完决议草案时,我发现其中一再提到核武器国家的承诺,包括在我刚读到的主要执行段:“从而履行其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第 6 条承担的义务”,我们能够用“承诺”来取代“义务”,如果联合王国坚持的话。在一个序言段中,也有同样的措辞。

联合王国代表还提到,决议草案无视切实可行的措施以及核武器国家参加的承诺,但是,当看决议草案时,我发现有两个序言段涉及这个具体问题。

这两个序言段是——抱歉,有点长:

“欢迎裁武会谈过程迄今取得的成果和未来的希望即裁武会谈所提供的可能性,即发展一种包括所有核武器国家的实际拆除和销毁核武库的复边机制,推动消除核武器,

“认为在实际消除核武库和发展必要的核查制度之前,核武器国家可以并且应当立即采取若干实际措施,并在这方面注意到最近采取的一些单方面和其他步骤”(A/C.1/53/L.48,序言部分第11和12段)

——我可在这里读到“包括联合王国进行的战略回顾”。我可以请联合王国代表放心,在起草这一措辞时这正是南非至少想到的那种回顾。

现在我要谈谈我喜欢的话题——我相信副秘书长也会喜欢——《不扩散条约》关于不扩散和裁军的原则和目标议程。南非被指责无视和掩盖这些原则和目标,尽管南非当然是在1995年《不扩散条约》审查和延期会议上最先提出这些原则和目标的。这一建议大体上被承认为在那次会议上最后达成的关于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条约》的协定的基础。

我不理解该决议草案如何可能损害《不扩散条约》议程。如果对此作出更加清楚的说明,我将不胜感激。对南非来说,如果我要损害1995年《不扩散条约》原则和目标,这将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也将违背指示。事实是,作为该议程第一项内容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试条约)已缔结;除非当然有人建议,在裁军谈判会议上通过谈判缔结的这项《条约》的内容不全面,可能在某个议程项目下需要进行进一步谈判。

在该议程中提出的关于裂变材料的第二点也已商定。象也是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的该决议草案所有其他伙伴一样,南非欢迎今年在裁军谈判会议上达成的裂变材料条约谈判协议。我们将支持明年在裁军谈判会议上重新开始这些谈判。这是南非已经作出的一项承诺。

在1995年《不扩散条约》审查和延期会议关于原则和目标的决定中没有具体确定的进一步内容。因此,我们认为,该决议草案根本不能被视为损害该议程。事实上,正如我的爱尔兰同事提到的,该决议草案加强了议程,要求继续进行和迅速完成裂变材料谈判,并且还谈到《全面禁试条约》问题。

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的核试验:当提出这个问题时,尤其在谈到南非时提到这个问题时,当然使我感到有趣的是,在南非参加的每一个论坛中,南非同大家一起对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的核试验表示了反对意见,而不是象在这次辩论中发言的其他一些国家一样,这些国家在国际社会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的最近表态中对有关决议草案弃权。南非却投了赞成票。

正如我所指出的,南非和所有其他提出本决议草案的国家参加并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试验强烈地发表了看法。我们在决议草案中具体地不仅谈到印度和巴基斯坦问题,而且还谈到以色列问题,这三个拥有核武器能力和迄今未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三个国家。我们呼吁它们

“明确紧急取消研制和部署一切核武器,并且不要采取有损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 and 有损国际社会为核裁军和防止核武器扩散而作出的努力的任何行动”(同上,第7段)。

还有比这个更强烈的措词吗?也许是下一段,其内容如下:

“呼吁尚未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的国家立即无条件加入该条约,并采取由于加入该文书而应采取的一切必要措施”(同上,第8段)。

我要再问,能够有比这更强烈的措词吗?也许接下来的执行部分第2段除外,其内容如下:

“呼吁尚未签署和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核试条约)的国家立即无条件地签署和批准该条约,并在条约生效之前遵守暂停核试验的规定”(同上,第10段)。

对我们的指责绝对是毫无根据的。

我现在谈谈这样一种说法,即决议草案没有承认为履行其义务的《不扩散条约》缔约国所构成的威胁。我参加了所有筹备委员会会议和审查会议,据我回忆,参加拟定决议草案工作的代表团都参加了处理这个特别事项所产生的各种问题的声明和其他措施。我的论点是,建议需要一个核裁军新议程的该决议草案的主旨正是处理这个问题。我们试图实现一个无核武器世界议程。这将是一个核武器将不被核武器国家、不遵守国

际准则的国家或任何不履行根据《不扩散条约》、《禁核试条约》或任何其他协定所承担的任何义务的国家所拥有的世界。

决议草案和宣言是通常被认为是在核裁军问题上属于温和阵营的国家政府认真地试图提出为实现一个无核武器世界需要做些什么的远景。它们根据在这个问题上资料不足这个事实,提出了需要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新议程的建议。但是,尽管在许多论坛上提出了许多建议,但没有一个地方将所有建议汇集在一起,并且象在大会一样,国际社会成员能够就这个问题表态。

决议草案的用意不是损害、批评或威胁。它是为了要将温和国家团结在需要一个争取无核武器世界的现实和温和的议程周围。这是我们所有国家——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在《不扩散条约》中所作的承诺。

冈萨雷斯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关于我们正在讨论的决议草案,我要表示我全然无知——或者秘书处向我提供错误的消息——因为法国代表告诉我们,该决议草案损害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四届特别会议。

我的理解是,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四届特别会议还没有举行,在商定一项议程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并且对第四届特别会议的合适性或及时性存在困难。并不存在的东西怎么能够被损害呢?从我的卡笛儿主义/拉丁美洲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认为这种论点符合逻辑。以此为条件,我国代表团同意南非代表团就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所作的有根有据的发言。

看该案文的主要概念核心。我们怎么能够不同意它?它完全符合有关国际法文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国曾有某些困难签署和批准该条约,但是我们这样做了,深信我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尽管该条约还有许多人有争议的某种歧视。但是,该条约起了它应该起的作用。

这怎么会损害它事实上正加强的东西呢?此外,不能考虑继续给予这样一种可能性以合法性,即某些国家有核选择,而另一些国家却没有。世界全球化、如今我们各国极端相互依赖性、以及目前对我们各国的威胁

的非常规性产生了一个全新的国际议程,我要强调,显然在这一新议程中,没有使用或拥有核武器的余地。

我相信,在座的所有代表团给予国际法、和建立关于核裁军解决方法的框架以重要地位,因此,国际法院在其 1996 年咨询意见中的结论告诫我们,我们有义务真诚地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

一个序言段大致上指出,我们在进入第三个千年之际——这一点很有趣,因为我们大家都在谈论,似乎在 2000 年 1 月 1 日每一件事情将改变——绝不可面临这样的前景,即一些国家冒充有权考虑无限期地保留核武器。这项政策显然只是默契地存在,但不是合法的。如果我们要知道什么应该是我们的自然的、基本的准则,那就是《联合国宪章》。如果我们看第一章第一条“宗旨与原则”中所确定和重申的包括一切的权限,《宪章》谈到维持国际和平。如果研究《宪章》,就会发现在和平与安全之间总是有联系。我认为,我这样说是对的,即从来没有发现有“和平”一词而没有“安全”一词。

显然,拥有核武器特别对那些不拥有此类武器的国家来说造成了巨大的不确定和不安全。因此,如果我们要分析和注释《宪章》,我们将无疑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们与各项条款、理论和说明最基本条款例如第 4 段第 2 条的例子不一致,因为该条禁止使用和威胁使用武力,如果我们没有搞错的话,《关于条约法律的维也纳公约》在第 53 条中说,这是一项强制法权利,这意味着一种不能碰和不能绕过的东西,因为它意味着维护人类的生存。显然,人类的根本利益没有因为拥有核武器而得到保护。

这几乎是一种极端的情况。拥有核武器造成其他的不安全和不稳定,因而造成紧张状况,导致对抗,并可能为威胁使用武力的可能性敞开大门。

如果我们分析执行段,我们可以说它们是相当无害的,它们只是重申、告诫和敦促,在这里没有任何法律联系或具有约束力的任务,或对各国规定的强制性义务,但是敦促我们继续为所有国家和任何时候的国际安全议程努力。在这一前提下,我们认为,执行部分第 14 段适当地、或充分地反映了需要补充正在国际关系核心领域进行的努力。我们不能继续陷在这种

决议草案的旋涡中,我甚至可以说这种决议草案的大出血中。在这种旋涡中,核裁军议题以某种方式被分散,或者只是轻描淡写地强调一下,而没有举行任何类型的国际会议,在这种会议中,我们能够就核裁军的重要性和某些国家不顾国际法院的意见冒充拥有核武器的重要性达成协议。我们认为,这样一次国际会议将非常明确地、不断地帮助我们实现旨在加强国际安全的进一步目标。

因此我们认为,决议草案是完全有意义的,并且完全符合现实和以国际和平为特点的国际新局势。第二,决议草案符合并加强现有的国际法律文书,与此同时,草案努力消除一些现有的疑问,并为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四届特别会议提供了势头,我们在这个会议室的所有人都知道,在这一时刻,第四届特别会议仍然是一个现实。

我以个人的口气结束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称我为智利代表,而不是提我的名字或我的头衔。

阿克拉姆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象南非代表一样,我今天下午本来不打算要求就任何决议草案发言,因为我的理解是,这些决议草案正在被介绍。然而,在联合王国代表和法国大使就决议草案 A/C.1/53/L.48 作了评论后,以及在爱尔兰代表作了介绍性发言之后,看来好象我们已经进入对建议的核裁军新议程的实质性讨论。

在这一方面也有人提到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的核试验。因此,我要借此机会对这项决议草案和对今天下午在这里所作的一些评论发表一些初步的看法。

第一,巴基斯坦已表示支持和鼓励 8 个国家会试图促进关于在双边、区域和国际一级振兴核裁军进程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所作的努力。这是一项在目前国际情况下值得进行的努力。

巴基斯坦从该决议草案符合国际社会在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一届特别会议上达成的协商一致意见的角度来重新评估该草案及其内容,这项协商一致意见给予实现核裁军以最高优先地位。在这里已经指出,我认为我的智利和南非同事提到这一点,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提出了一个非常简短

的议程——实际上一个并不反映全部国际协商一致意见的议程,因为象我国这样的一些国家不是该条约的缔约国。总之,这个议程实际上已经用尽。

关于核裁军措施的该议程第 3 点现在必须详细制定和确定。我们认为,这项决议草案以及在这里提出的有关核裁军的其他决议草案的目的在于试图阐述国际社会下一步能够或者应该做些什么来促进核裁军目标。

我们有自己的看法。我们研究了决议草案——至少是原先的文本,并向提案国提出了对草案的具体意见。它们采纳了一些意见,但不多,我们对决议草案仍然有疑问,我将简略地提一下。

我们认为,决议草案文本中有三个重大遗漏。第一,没有提到某些核武器国家所宣扬的核战争作战理论,这些理论强调在非常不确定的情况下甚至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或威胁使用武力。这种武断地保留使用核武器在当今世界构成最严重的使用危险。

第二,决议草案没有提到正在外层空间军事化、反卫星武器、以及发展和可能布署战场导弹防御系统领域出现的危险事态发展。这些事态发展可能破坏核武器国家之间的关系的稳定,并导致核武器竞赛新升级。这一问题要求紧急禁止发展战场导弹防御系统和反卫星系统。

第三,决议草案中没有提到控制目前一些核武器国家拥有的大量裂变材料储存这个问题。我们得到报告说,这些储存可能落入坏人手中。或者说,这些储存可能用作核扩散目的。但是,决议草案甚至在涉及裂变材料条约的段落中并没有具体提到需要控制和国际管理这些大量裂变材料储存。这些是我们所看到的三个重大遗漏。

我们对决议草案中的一些概念例如拥有核武器能力的国家等发表一些具体评论。这一提法是不确切的,如果更加确切地说明在核裁军进程中希望哪些国家具体做些什么,这将对新议程的成功是可取的。我们将对决议草案提案国提出一些改动。我得知,它们欢迎进一步磋商和谈判,我国代表团将非常高兴参加这种磋商,看看我们确定的一些疑问是否可得到解决,以使我们能够

对决议草案 A/C.1/53/L.48 持更加舒适的立场,我们完全支持该草案的动机。

最后,我要提出由联合王国提到并由我的南非同事作出答复的一点——那就是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的核试验问题。我并不假装说,这是一个毫不相干的问题,但是我要指出,国际社会已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关切的是,一些核武器国家正企图利用这一问题,并在各种国际论坛上过份强调这一问题,以便转移国际社会对真正核领域问题的注意力——威胁使用核武器问题以及某些国家手中拥有处于完全戒备状态的 25 000 枚核武器。核领域中的这些和其他事态发展要比南亚进行的试验所产生的全球影响更严重。我们愿意以建设性方法处理这个问题,我希望,已就这个问题发言的其他人也将以建设性的、而非指责性的方法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将准备从这一角度处理这个问题。但是,不要让核武器国家转移国际社会对核领域真正问题的注意力。那就是核武器国家未履行它们对核裁军的承诺。这是一件我们不应该允许在本届会议上发生的事件。我敦促所有有关方面作为最重要的优先项目处理这个问题。

阿卜杜拉奇兹先生(埃及)(以英语发言):八国宣言和今天由爱尔兰提出的决议草案是试图克服国际社会对南亚最近事态发展的严重关切。这些事态发展表明需要联合国际努力,以防止不扩散制度崩溃,并且以一种将促进实现其目标的方式巩固其基础,其中最重要的目标是迅速和彻底销毁所有核武器。

我们在国际社会如何能够努力实现这一目标?对我来说唯一的途径是在无核武器国家身上下功夫,加紧《不扩散条约》制度对它们的控制,要求它们遵守《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试条约),并且努力缔结裂变材料停产条约。我们能够忘记核武器国家和具有核武器能力的国家,并试图无视最近的事态发展(这些事态发展将损害《不扩散条约》和我们在裁军领域所进行的所有努力)吗?或我们大家是否应该试图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显示一个统一的远见?

没有人将否认核武器国家正在核裁军领域进行的努力。决议草案在某些段落赞扬《裁武条约》努力和

在这一方面所作的其他努力。但是,这些努力并不足以显示核武器国家根据《不扩散条约》第六条所作的承诺。需要强调这个承诺,并要求核武器国家做更多的工作并更加勤奋地努力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

与此同时,决议草案以同样的地位处理拥有核武器能力的国家。草案还强调需要这些国家对《不扩散条约》和《全面禁核试条约》作出承诺,并需要这些国家参加裂变材料停产谈判。所有这些步骤与国际社会为核裁军所采取的步骤平行,并归结导致通过采取核裁军措施维持《不扩散条约》制度的完整性。

决议草案中处理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安全保证,这种保证尤其在目前情况下变得更加重要,并要求核武器国家提出更有效的保证,以便在处理核裁军问题时,有助于巩固局面。

最后,新议程不针对任何人或针对《不扩散条约》。恰恰相反,它试图巩固《不扩散条约》。它试图寻求充分执行 1995 年《不扩散条约》审查和延期会议所通过的三项决定和决议。它试图加强《禁核试条约》制度。它试图使即将在日内瓦举行的可裂变材料谈判的讨论更加富有意义和富有成效,我希望很快最终导致一个以彻底销毁核武器为基础的完整、有效、综合的制度。

费利西奥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本来不打算在这场辩论中发言,但是由于一些核武器国家对决议草案 A/C.1/53/L.48 “争取建立一个无核武器世界:需要一个新议程”的强烈和有点出乎意料反应,觉得不得不发言。

由于这好象是一个问问题的会议,我要问一个问题。不同之处是,我还要试图作一个解释。问题是:为什么核武器国家的这种反应出乎意料?这是因为它们的反应违反它们自由地承担的《条约》义务;此外,这种反应还违背逻辑和国际法院发表的明确意见,即核武器国家应真诚地进行旨在最终消除核武器的谈判。

在涉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之前,请允许我说,巴西——我猜想已放弃核选择的其他国家——经常被接二连三地请求加入《条约》。有人争辩说,我们的支持将核可所取得的最著名的不扩散核裁军制度。多年来,我们不愿意接受向我们提出的这样一种理

辑,即 30 年前作了一笔公平的交易:无核武器国家将保持原样,而核武器国家将真诚地寻求核裁军。我们承认核武器国家为裁军所作的努力,但是它们对消除核武器的承诺尚未认真地履行,当然尚未被核查。

这引起另一个问题:是什么东西使各国如此不同,以致一些无核武器国家必须使它们的不扩散承诺得到核查,而核武器国家却指望所宣布的裁军在没有得到国际社会适当监督的情况下被接受为真正的证据?这难以理解。

当我国政府决定加入《不扩散条约》时,我们确信,这将增加《条约》的可信性,并加强我们参加关于核裁军的辩论和寻求核裁军的努力的信誉。当巴西参议院批准《不扩散条约》时,它指示政府寻求 30 年前所作的交易的另一部分:消除核武器,这一目标仍未实现。

这些是我国政府决定同其他国家一起“建立一个无核武器世界”的许多原因中的一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成为决议草案 A/C.1/53/L.48 的共同提案国。我们奉命追求并将继续追求核裁军目标。作为政府代表,我们必须能够解释我们本国社会的愿意。我谦恭地建议,在本次会议上发言的核武器国家代表应该努力解释其本国社会的愿意,而这种愿意清楚地正变得越来越反对核武器。

巴西社会已经决定了国家核方案的目标。它载于我国《宪法》,即核能源只可用于和平用途。巴西真诚地作出的国际承诺(我们打算履行这些承诺)走同样的方向。我们在这一领域一向以一种前后一致的方式行事,不要求也不指望其他人履行我们自己不准备履行的义务。

德伊卡萨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对就决议草案 A/C.1/53/L.48 所作的评论表示感谢。我们祝愿联合王国大使尽快康复。

决议草案 A/C.1/53/L.48 主要犯了遗漏的错误。正如联合王国已经告诉委员会的那样,有四个这样的遗漏,它没有承认已经为裁军作出的单方面和多边努力。草案没有承认 1995 年通过的议程中的下一个步骤。草案没有提到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试验。最后,草案没有提到从国际不扩散制度的角度来看这种试验所固有的危险。

这些是联合王国代表在我们的草案中发现的五个缺点中的四个遗漏。第五个不是遗漏,但是,决议草案提出将不符合最低限度可信威胁的措施。

我不知道事实上这是不是该决议草案的唯一真正目标。怎么能够批评省略,尤其是当这些省略在一个提出新议程——不是回顾性的而是未来努力——的面向未来的决议草案中提到过去的事件。

联合王国代表也许是正确的。也许我们提出的措施不符合威慑理论。我国代表团当然希望它正是这样做,因为我国代表团深信,威慑理论在今天和这个年代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任何理论基础,尽管每天有人企图想方设法为威慑理论辩护。

巴基斯坦代表在我们听到的另一种意见中也在决议草案中找到三个省略之处。我们将不提外层空间军事化,这是另一项决议草案的内容,也不提威慑理论,这直接与联合王国代表所坚持的恰恰相反,以及也不提裂变材料储存。然而,在执行部分第 12 段中,忠实地重复了裁军谈判会议所说的话。在提到执行部分第 12 段时,我要指出,A/C.1/53/L.48 的英文本中有一个错误。执行段没有编号。西班牙文本和法文文本都已编号,但是英文文本没有编号。

对那些拿英文本的代表来说,执行部分第 12 段是指与在裁军谈判会议上所作的决定有关的可裂变材料的段落。

为了这些代表团方便起见,我还要说,有 21 个执行段。这是最长的决议草案之一,如果仍有省略的话,我们提案国准备考虑任何增加内容,并将非常高兴纳入任何面向未来而不是回顾过去的合理内容。如果我们要回顾过去,我们可以回到 1946 年,但是我不认为这将是非常有益的。

由于我一向钦佩笛卡儿主义精神,我喜欢法国大使的发言。她问了三个问题。我国代表团在 6 月份开始有关这一倡议的工作时,也问了三个问题。对核裁军领域缺乏进展感到关切是否有道理?是的。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进展。恰恰相反,我们看到失败。《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筹备委员会失败了。我们看到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在召开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四届特别会议

方面缺乏进展。我们看到,差不多五年之前签署的一项至关重要的条约——《第二阶段裁武条约》仍等待批准。

因此,我们对进度和对核裁军的重视所感到的关切是非常合理的,并且鉴于我们今天听到的发言,这种关切更加合理。核大国在这些发言中以非常谨慎的措词告诉我们,它们在谈论其对核裁军的承诺时总是这样。我们从来没有听到对一个无核武器世界的明确承诺,以及彻底销毁核武库即将发生。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这一点。

这仍然是我国代表团的立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参加这一主动行动。不对彻底消除核武器、一个完全没有核武器的世界作出明确承诺,核威慑理论和原理将不会改变,核武器在核武器国家的战略规划或防御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会改变。我们将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进展将不会很有意义。

决议草案提案国相信这一点,非政府组织相信这一点,甚至核武器国家中的世界公众舆论也坚持这一立场。我们并不孤立。议程不现实吗?我们希望它是现实的。我们认为它是建设性的、积极的和前瞻性的,我们希望它真正地提出将使威慑理论过时的措施。这将是一个现实的立场。

提出这项决议草案及时吗?时机是否成熟?我们认为国际不扩散制度相当成问题。我们看到其结构中的缺点,这一倡议不是企图损害,而是要加强。这一倡议没有造成这些缺点。

今天什么是不扩散制度?它是无核武器条约和无核武器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1995 年作出的各项决定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核试条约》)。

不扩散制度以什么为基础?它以一些非常基本的前提为基础。第一个前提是,我们所承担的义务将真诚地得到遵守。第二个前提是,该制度是要普遍化。今年所发生的事件使这两个前提受到质疑。是否真诚地履行了义务,非常令人怀疑。只要重新阅读裁军谈判会议的会议记录和本委员会会议记录就足够了。对履行义务的情况有相当多的疑问,我不仅仅指的是第六条。

至于普遍性,这对《不扩散条约》是必不可少的,正如这对无核武器区、《禁核试条约》甚至我们在 1995 年所作的各项决定是必不可少的一样。今年所发生的事件使实现这一普遍性的可能性受到极大的怀疑。这就是为什么有必要和紧迫地加强不扩散制度。我们为此目的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制定一项核裁军新议程。让我们不要忘记,整个不扩散制度只是一个步骤,却是朝裁军跨出的必不可少的、必要的一步。只有清楚地认识到核裁军是一个要实现的目标,不扩散制度才能取得平衡和有意义。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一个新的议程,不是象有些人所说的一个取代在 1995 年作出的各项决定的新议程,而是恰恰相反,要说明 1995 年所通过的核裁军议程的第三个内容,这是在《禁核试条约》之后,以及在我们希望将很快裂变材料停产条约之后。

下一步是什么?我们在这里提出了一些建议,我认为应该紧迫地通过这些建议。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代表团成为这项重要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我同意有一些省略;有一些事情我们没有放进去。我们能够补充一些东西,以使人人高兴,并取得协商一致意见。我们也许今年不会取得协商一致意见,但是我们不失去在明年或后年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的希望。我们希望,本决议草案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古森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我对再次发言表示歉意。我上次发言是答复核武器国家。现在听取了一个不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缔约国的国家巴基斯坦的发言,我觉得不得不象上次一样,作出答复。

我在早些时候的发言开头提到一个戏剧,当时在提到在我前面所作的发言时,我说,我认为它们好象“有太多异议”(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二场)。让我继续以这一风格发言,并说德伊卡萨大使是比较难接着演下去的一幕戏,但是我要试一下。

我们感谢巴基斯坦代表团所提供的支持和鼓励,就象我们感谢其他代表团所提供的支持和鼓励一样。巴基斯坦大使提到彻底国际协商一致意见。是的,我们正在争取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我们尤其争取在这个问题的中间道路的范围达成协商一致意见。这个问题长期

以来停滞不前,关于核裁军的谈判受到这一谈判两个极端的支配。

已提出的建议、即决议草案 A/C.1/53/L.48 不是要成为一个片面动机的议程。正如我已说的,它是要成为中间道路的议程,我们希望这个议程将扩大以形成关于应如何在今后处理这个问题的全面国际协商一致意见。

巴基斯坦大使提到一些主要省略,墨西哥大使谈到其中一些。我要对墨西哥大使所说的话补充一点,就是关于裂变材料储存。象南非一样,巴基斯坦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加入关于

“在其题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议程项目 1 之下设立的特设委员会中根据特别协调员的报告(CD/1299)和其中所载的任务”(A/C.1/53/L.48,* 第 12 段),

的协商一致意见,这允许在谈判中处理储存问题。

巴基斯坦大使在提及具有核武器能力国家时也提到一个相当老的案文。我的爱尔兰同事已经在这场辩论中论及这个问题,他向这场辩论的所有参与者指出,这一措词已经修改,以更加确切地读作,

“拥有核武器能力但是尚未加入《不扩散条约》的三个国家没有宣布放弃它们的核武器选择”(同上,序言部分第六段)。

巴基斯坦大使接着说,核武器国家企图使我们今天正在裁军领域进行的辩论转向,以只处理核试验问题。我就这个问题对他的答复是——我知道这一点不是针对我的,但是这是同样辩论的一部分。核武器国家不能够将核裁军从我们的辩论中去掉,巴基斯坦大使也不能够将核试验问题从我们的辩论中去掉。这些问题不能分开。它们是同一问题的组成部分。我认为,我们的决议草案成功地试图处理这个问题。

巴基斯坦大使说,他建议作一些修改。我国代表团将鼓励他继续这样做。他是正确的;他与决议草案提案国进行了接触,我们接纳了他提出的一些建议,这些建议反映在案文中。我们将鼓励他继续保持接触,正如我们鼓励五个核武器国家和所有其他代表团在这个问题

上与我们保持接触一样。与那些参加——我强调“参加”——决议草案提案国工作的国家的接触尤其成功。

我知道,特别令人失望的是——我相信核武器国家也象我一样感到失望——在我们与他们就这一问题举行的会议上他们缺乏与我们接触。如果他们不认为有必要等到最后一刻表示他们的关切,我们当然期待着能够也在较早阶段通过接触处理这些关切。

库纳迪夫人(印度)(以英语发言):我今天本来也不打算要求发言,但是,由于在文件 A/C.1/53/L.48 所载的“新议程”决议草案方面,印度好几次被提到,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发表以下的看法。

我们认识到,该决议草案是与一些代表团磋商的结果。除上星期两次简短的机会外,印度没有参加这一进程。因此,决议草案并没有反映我们对其中所包括的一些问题的看法。这些看法不仅涉及具体段落,而且还涉及决议草案中所采用的处理核裁军的方法。

我们将在委员会审议工作的适当阶段提出我们对该决议草案的看法。

下午 5 时 30 分散会